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五

碣八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青原下五世

洞山价禪師法嗣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在洛浦作維那時一

補入

日白槌普請曰上間般柴下間鋤地第一座

問聖僧作甚麼師曰當堂不正坐不赴兩頭

機師問洞山學人無箇理路未免情識運爲

山曰汝還見有理路也無師曰見無理路山

曰甚處得情識來師曰學人實問山曰恁麼

則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師曰萬里無寸

草處還許某甲去也無山曰直須恁麼去師

般柴次洞山把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師曰

反側反側山曰汝記吾言向南住有一千人

向北住止三百而已初住福州東山之華嚴

衆滿一千未幾屬後唐莊宗徵入輦下大闢  
玄風其徒果止三百莊宗問祖意教意是同  
是別師曰探盡龍宮藏衆義不能詮問大悟  
底人爲甚麼却迷師曰破鏡不重照落花難  
上枝問大軍設天王齋求勝賊軍亦設天王  
齋求勝未審天王赴阿誰願師曰天垂雨露  
不揀榮枯莊宗請入內齋見大師大德總看  
經唯師與徒衆不看經帝問師爲甚麼不看  
經師曰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  
帝曰師一人即得徒衆爲甚麼也不看經師  
曰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帝曰  
大師大德爲甚麼總看經師曰水母元無眼  
求食須賴鰕帝曰既是後生爲甚麼却稱長  
老師曰三歲國家龍鳳子百年殿下老朝臣  
師後遊河朔於平陽示滅茶毗獲舍利建四

浮圖一晉州一房州一終南山逍遙園一華嚴寺謚寶智禪師無爲之塔

瑞州九峰普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東生明月西落金烏曰非師不委師曰理當則行僧禮拜師便打僧曰仁義道中禮拜

何咎師曰來處不明須行嚴令問眼不到色明八

塵時如何師指香臺曰面前是甚麼曰請師

子細師曰不妨遭人檢點問人人盡道請益

未審師還拯濟也無師曰汝道巨嶽還乏寸

土麼曰四海叅尋當爲何事師曰演若迷頭

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

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眼不開問僧近離

甚處曰闔中師曰遠涉不易曰不難動步便

到師曰有不動步者麼曰有師曰爭得到此

間僧無對師以拄杖趁下問對境心不動時

如何師曰汝無大人力曰如何是大人力師

曰對境心不動曰適來爲甚麼道無大人力

師曰在舍祇言爲容易臨川方覺取魚難問

如何是道師曰見通車馬曰如何是道中人

師便打僧作禮師便喝問十二時中如何合

道師曰與心合道曰畢竟如何師曰土上加

泥猶自可離波求水實堪悲問如何是不壞

身師曰正是曰學人不會請師直指師曰適

來曲多少問古人道真因妄立從妄顯真是

否師曰是曰如何是真師曰不雜食曰如何明八

是妄師曰起倒攀緣曰去此二途如何合得三

圓常師曰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問九峰

一路今古咸知向上宗乘請師提唱師豎起

拂子僧曰大衆側聆願垂方便師曰清波不

覩魚龍現迅浪風高下底鉤曰若不久叅那

知今日師曰人生無定止像沒鏡中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更問阿誰曰恁麼則學人全體是也師曰須彌頂上戴須彌

益州北院通禪師初叅夾山問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豈不

是和尚語山曰是師乃掀倒禪牀叉手而立

山起來打一拄杖師便下去法眼云是他掀

去須待他打一棒次叅洞山山上堂曰坐斷

主人公不落第二見師出眾曰須知有一人  
不合伴山曰猶是第二見師便掀倒禪牀山

曰老兄作麼生師曰待某甲舌頭爛即向和

尚道後辭洞山擬入嶺山曰善爲飛猿嶺峻  
好看師良久山召通闍黎師應諾山曰何不

入嶺去師因有省更不入嶺住後上堂諸上  
座有甚麼事出來論量取若上上根機不假

如斯若是中下之流直須剗削門頭戶底教  
索索地莫教入泥水第一速須省事直須無  
心去學得千般萬般抵成知解與衲僧門下  
有甚麼交涉僧問直須無心學時如何師曰  
不管繫問如何是佛師曰峭壁本無苔灑墨

圖斑駁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者失

曰不得者如何師曰還我珠來問如何是清

淨法身師曰無點汗問轉不得時如何師曰

功不到問如何是大富貴底人師曰如輪王

寶藏曰如何是赤窮底人師曰如酒店腰帶

問水灑不著時如何師曰乾剝剝地問一槌

便成時如何師曰不是偶然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壁上畫枯松遊蜂競采藥滅後

謚證真禪師

洞山道全禪師問先洞山如何是出離之要

山曰闍黎足下煙生師當下契悟更不他遊  
雲居進語曰終不敢孤負和尚足下煙生山  
曰步步玄者即是功到暨洞山圓寂衆請踵  
迹住持僧問佛入王宮豈不是大聖再來師  
曰護明不下生曰爭奈六年苦行何師曰幻  
人呈幻事曰非幻者如何師曰王宮覓不得  
問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  
時如何師曰度盡無遺影還他越涅槃問極  
目千里是甚麼風範師曰是闍黎風範曰未  
審和尚風範如何師曰不布婆娑眼

京兆府蜆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也事迹頗異  
居無定所自印心於洞山混俗闍川不畜道  
具不循律儀冬夏唯披一衲逐日沿江岸採  
掇鰕蜆以充其腹暮即宿東山白馬廟紙錢  
中居民目爲蜆子和尚華嚴靜禪師聞之欲

五  
決真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嚴把住曰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答曰神前酒臺盤  
嚴放手曰不虛與我同根生嚴後赴莊宗詔  
入長安師亦先至每日歌唱自拍或乃佯狂  
泥雪去來俱無蹤跡厥後不知所終

台州幽棲道幽禪師鏡清問如何是少父師  
曰無標的曰無標的以爲少父邪師曰有甚  
麼過曰祇如少父作麼生師曰道者是甚麼  
心行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信是衆生曰學  
人大信師曰若作勝解即受羣邪問如何是  
道師曰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曰如何是  
道中人師曰解驅雲裏信師一日齋時入堂  
白槌曰白大衆衆舉頭師曰且喫飯師將示  
滅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迢然  
迢然言訖坐亡

越州乾峰和尚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  
須是一一透得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向  
上一竅在雲門出問庵內人爲甚麼不知庵  
外事師呵呵大笑門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  
子是甚麼心行門曰也要和尚相委師曰直  
須與麼始解穩坐門應喏喏上堂舉一不得  
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曰昨日  
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師曰典座來日  
不得普請便下座問僧甚處來曰天台師曰  
見說石橋作兩段是否曰和尚甚處得這消  
息來師曰將謂華頂峰前客元是平田莊裏  
人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喚院主來趁出  
這僧著師問衆僧輪回六趣具甚麼眼衆無  
對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老僧問  
聾曰和尚問則且置師曰老僧問尚不奈何

六

六

說甚麼超佛越祖之談問十方薄伽梵一路  
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師以拄杖畫云  
在這裏僧後請益雲門拈起扇子云扇子  
踣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  
海鯉魚打一棒  
雨似盆傾會麼  
吉州禾山和尚僧問學人欲伸一問師還答  
否師曰禾山答汝了也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禾山大頂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滿日  
青山起白雲曰或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滿  
盤無味醍醐果問無言童子居何國土師曰  
當軒木馬嘶風切  
明州天童咸啟禪師問伏龍甚處來曰伏龍  
來師曰還伏得龍麼曰不曾伏這畜生師曰  
且坐喫茶簡大德問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  
的師曰我這裏一扇便了有甚麼卓卓的  
曰和尚恁麼答話更買草鞋行脚好師曰近

前來簡近前師曰祇如老僧恁麼答過在甚麼處簡無對師便打問如何是本來無物師曰石潤元舍玉鑛異自生金問如何是真常流注師曰涓滴無移

潭州寶蓋山和尚僧問一間無漏舍合是何

場八

七

人居師曰無名不挂體曰還有位也無師曰不處問如何是寶蓋師曰不從人天得曰如何是寶蓋中人師曰不與時人知曰佛來時如何師曰覓他路不得問世界壞時此物何處去師曰千聖尋不得曰時人如何歸向師曰直須似他去曰還有的當也無師曰不立標則問不居正位底人如何行履師曰紅焰叢中駿馬嘶

澧州欽山文遠禪師福州人也少依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受業時巖頭雪峰在衆觀師

吐論知是法器相率遊方二大士各承德山

印記師雖屢敷揚而終然凝滯一日問德山

曰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

作麼生道山曰汝試舉天皇龍潭道底看師

擬進語山便打師被打歸延壽堂曰是則是

打我太煞巖頭曰汝恁麼道他後不得道見

德山來法眼別云是後於洞山言下發解乃

爲之嗣年二十七止于欽山對大衆前自省

過舉叅洞山時語山問甚麼處來師曰大慈

來曰還見大慈麼師曰見曰色前見色後見

師曰非色前後見洞山默置師乃曰離師太

早不盡師意法眼云不盡師意不易承嗣得他僧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梁公曲尺誌公剪刀問一

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

師曰常轉曰未審經中說甚麼師曰有疑請

問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錦繡銀香囊風吹滿路香巖頭聞令僧去云傳語十八子好好事潘郎有僧寫師真呈師曰還似我也無僧無對師自代曰衆僧看取德山侍者來叅纔禮拜師把住曰還甘欽山與麼也無者曰某甲却悔久住德山今日無言可對師乃放手曰一任祇對者撥開胃曰且聽某通氣一上師曰德山門下即得這裏一點用不著者曰久聞欽山不通人情師曰累他德山眼目叅堂去師與巖頭雪峰坐次洞山行茶來師乃閉眼洞曰甚麼處去來曰入定來洞曰定本無門從何而入師入浴院見僧踏水輪僧下問訊師曰幸自轉轉地轉何須恁麼曰不恁麼又爭得師曰若不恁麼欽山眼堪作甚麼曰作麼生是師眼師以手作撥眉勢曰和

尚又何得恁麼師曰是我恁麼你便不恁麼僧無對師曰索戰無功一場氣悶良久乃問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欽山爲汝擔取一半師與巖頭雪峰過江西到一茶店喫茶次師曰不會轉身通氣者不得茶喫頭曰若恁麼我定不得茶喫峰曰某甲亦然師曰這兩箇老漢話頭也不識頭曰甚處去也師曰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頭退後曰看看師曰叢公且置存公作麼生峰以手畫一圓相師曰不得不問頭呵呵曰太遠生師曰有口不得茶喫者多巨良禪客叅禮拜了便問一簇破三關九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主看良曰恁麼則知過必改師曰更待何時良曰好隻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去師曰且來闍黎良回首師下禪牀擒住曰一簇破三關即且置試爲欽山叅

箭看良擬議師打七棒曰且聽箇亂統漢疑三十年有僧舉似同安察安曰良公雖解發箭要且未中的僧便問未審如何得中的去安曰關中主是甚麼人僧回舉似師師曰良公若解恁麼也免得欽山口然雖如此同安不是好心亦須看始得僧叅師豎起拳曰開即成掌五指參差如今爲拳必無高下汝道欽山還通商量也無僧近前却豎起拳師曰你恁麼祇是箇無開合漢曰未審和尚如何接人師曰我若接人共汝一般去也曰特來叅師也須吐露箇消息師曰汝若特來我須吐露曰便請師便打僧無語師曰守株待兔枉用心神上堂橫按拄杖顧視大眾曰有麼有麼如無欽山唱菩薩蠻去也囉囉哩哩便下座師與道士論義士立義曰麤言及細語

皆歸第一義師曰道士是佛家奴士曰太麤生師曰第一義何在士無語瑞州九峰通玄禪師郢州程氏子初叅德山後於洞山言下有省住後僧問自心他心得相見否師曰自己尚不見他人何可觀問罪福之性如何了達得無同異師曰締絡不禦寒

### 青原下六世

曹山寂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道延禪師因曹山垂語云有一人向萬丈崖頭騰身直下此是甚麼人衆無對師出曰不存山曰不存箇甚麼師曰始得撲不碎山深肯之後有僧問請和尚密付真心師曰欺這裏無人作麼撫州金峰從志玄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金峰

正主師曰此去鎮縣不遙闍黎莫造次曰何不道取師曰口如磔盤問千峰萬峰那箇是金峰師乃斫額問千山無雲萬里絕霞時如何師曰飛猿嶺那邊何不吐却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壁邊有鼠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峰門前無五里牌新到叅師曰不用通時暄第一句道將來曰孟春猶寒伏惟和尚師曰猶有這箇在曰不可要人點檢去也師曰誰僧指自身師曰不妨遭人點檢拈起梳子示僧曰一切人喚作梳子金峰道不是僧曰未審和尚喚作甚麼師拈起梳子僧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你喚作甚麼僧曰梳子師曰落在金峰窠裏問金盃滿酌時如何師曰金峰不勝酪酩僧掃地次師問作甚麼僧豎起苕帚師曰猶有這箇在曰和尚適來

佛八

十一

見箇甚麼師豎起拄杖僧叅纔入方丈師便打僧曰是是師又打僧曰不是不是師作禮拜勢僧作拓勢師曰老僧眼暗闍黎耳聾曰將飯餒魚還須克已師曰施食得長壽報曰和尚年多少師曰不落數量曰長壽者誰師曰金峰曰果然眼昏師曰是是問僧甚處來僧近前良久師曰闍黎叅見甚麼人曰叅甚麼梳師曰金峰有過曰是是師良久師問僧甚處來曰東國來師曰作麼生過得金峰關曰公驗分明師曰試呈似金峰看僧展兩手師曰金峰關從來無人過得曰和尚還過得麼師曰波斯喫胡椒問僧姓甚麼曰姓何師曰至竟不脫俗曰因師致得師曰若恁麼過在金峰曰不敢師曰灼然金峰有過僧問訊次師把住曰輒不得向人道我有一則因緣

舉似你僧作聽勢師與一掌僧曰爲甚麼打某甲師曰我要這話行看經次駢道者來師擎起經作攬衣勢以目視之駢提起坐具以目視師師曰一切人道你會禪駢曰和尚作麼生師笑曰草賊大敗問是身無知如土木瓦石此意如何師下禪牀扭僧耳朶僧負痛作聲師曰今日始捉著箇無知漢僧作禮出去師召闍黎僧回首師曰若到堂中不可舉著曰何故師曰大有人笑金峰老婆心上堂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僧問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師曰問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師曰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見僧來乃舉手曰此是大人分上事你試通箇消息看曰某甲不欲瞞和尚師曰知孝養人也

喝入

十二

還稀有曰莫是大人分上事麼師曰老僧瞞闍黎曰到這裏不易辨白師曰灼然灼然僧禮拜師曰發足何處曰祇這裏師曰不瞞自瞞兼瞞老僧上堂我若舉來又恐遭人唇吻不舉又遭人笑怪於其中間如何即是有僧纔出師便歸方丈至晚別僧請益曰和尚今日爲甚不答這僧話師曰大似失錢遭罪問僧你還知金峰一句子麼曰知來久矣師曰作麼生僧便喝師良久僧曰金峰一句今日粉碎師曰老僧大曾問人唯有闍黎門風峭峻曰不可須要人點檢師曰真箇不博金問如何是非言之言師曰不加文彩問四海晏清時如何師曰猶是塔下漢上堂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還有人道得麼如有人道得金峰分半院與他住時有僧出作禮師曰相

見易得好共住難爲人便下座僧辭師問何處去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若到諸方切忌道著金峰爲人處曰已領尊旨師曰忽有人問你作麼生僧提起袈裟角師曰捷弱於闍黎

僧八

十三

襄州鹿門山處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有鹽無醋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柴門草戶謝子遠來問如何是道人師曰口似鼻孔問祖祖相傳傳甚麼物師曰金襴袈裟問如何是函中般若師曰佛殿挾頭六百卷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山下李家使牛去曰還許學人相隨也無師曰汝若相隨莫同頭角曰諾師曰合到甚麼處曰佛眼辨不得師曰若不放過亦是茫茫問如何是鹿門高峻處師曰汝還曾上主山也無

問如何是禪師曰鸞鳳入雞籠曰如何是道師曰藕絲牽大象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此箇還壞也無師曰臨崖看許眼特地一場愁問如何是和尚轉身處師曰昨夜三更失却梳子問一句下豁然時如何師曰汝是誰家子上堂一片凝然光燦爛擬意追尋卒難見瞥然撞著豁人情大事分明總成辦實快活無繫絆萬兩黃金終不換任他千聖出頭來總是向渠影中現

撫州曹山慧霞了悟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曹山不如曰出世後如何師曰不如曹山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曹山在裏許曰還求出也無師曰在裏許即求出僧侍立師曰道者可煞熱曰是師曰祇如熱向甚處回避曰向獲湯鑪炭裏回避師曰祇如獲

湯鑪炭又作麼生回避曰衆苦不能到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爛沙浮漚飽喫問擬心即差如何

進道師曰有人常擬爲甚麼不差曰此猶是

和尚分上事師曰紅焰蓮花朵朵開問如何

是和尚得力處師曰如盲似聾十四曰不會師曰

恰與老僧同叅

撫州曹山光慧玄悟禪師上堂良久曰雪峰

和尚爲人如金翅鳥入海取龍相似僧出問

未審和尚此問如何師曰甚處去來問如何

是西來的的意師曰不禮拜更待何時問如

何是密傳底心師良久僧曰恁麼則徒勞側

耳也師喚侍者來燒香著問古人云如紅鑪

上一點雪意旨如何師曰惜取眉毛好問如

何指示即得不昧去師曰不可雪上更加霜

曰恁麼則全因和尚去也師曰因箇甚麼問

如何是妙明真性師曰款款莫磕損上堂良

久僧出曰爲衆竭力禍出私門未審放過不

放過師默然問古人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

意旨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

師曰也是厨寒甌足塵上堂舉拄杖曰從上

皆留此一路方便接人有僧出曰和尚又是

從頭起也師曰謝相委悉問機關不轉請師

商量師曰瘧得我口麼問路逢猛虎時如何

師曰放憨作麼第八

撫州曹山菟慧智炬禪師初問先曹山曰古

人提持那邊人學人如何體悉山曰退步就

已萬不失一師於言下頓忘玄解乃辭去徧

叅至三祖因看經次僧問禪僧心不挂元字

脚何得多學師曰文字性異法法體空迷則

句句瘡疣悟則文文般若苟無取舍何害圓  
伊後離三祖到瑞州衆請住龍泉僧問如何  
是文殊師曰不可有第二月也曰即今事如  
何師曰正是第二月問如何是如來語師曰  
猛風可繩縛問如何履踐即得不珠宗風師  
曰須知龍泉好手曰請和尚好手師曰却憶  
鍾子期問古人道若記一句論劫作野狐精  
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曰龍泉僧堂未曾鎖  
曰和尚如何師曰風吹耳朶問如何是一句  
師曰無聞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恰似不  
道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汝是九色  
鹿問抱璞投師時如何師曰不是自家珍曰  
如何是自家珍師曰不琢不成器  
衡州育玉山弘通禪師僧問混沌未分時如  
何師曰混沌曰分後如何師曰混沌上堂釋

迦如來四十九年說不到底句今夜山僧不  
避羞耻與諸尊者共譚良久曰莫道錯珍重  
僧問學人有病請師醫師曰將病來與汝醫  
曰便請師曰還老僧藥價錢來問曹源一路  
即不問衡陽江畔事如何師曰紅爐焰上無  
根草碧潭深處不逢魚問心法雙亡時如何  
師曰三脚蝦蟇背大象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老僧毛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直待  
文殊過即向你道曰文殊過也請和尚道師  
便打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渾身不直五  
文錢曰太貧寒十六生師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  
設師曰隨家豐儉問如何是急切處師曰鍼  
眼裏打筋斗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回光影  
裏見方親  
衡州華光範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指

僧堂曰此間僧堂無門戶問僧曾到紫陵麼  
曰曾到師曰曾到鹿門麼曰曾到師曰嗣紫  
陵即是嗣鹿門即是曰即今嗣和尚得麼師  
曰人情不打即不可便打問非隱顯處是和  
尚那箇是某甲師曰盡乾坤無一不是曰此  
猶是和尚那箇是某甲師曰木人石女笑分  
明

處州廣利容禪師初住真溪僧叅師舉拂子  
曰真溪老僧還具眼麼曰某甲不敢見和尚  
過師曰老僧死在閣黎手裏也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謝閣黎道破問西院拍手笑呵  
呵意作麼生師曰捲上簾子著問自己不明  
如何得明師曰不明曰爲甚麼不明師曰不  
見道自己事問魯祖面壁意作麼生師良久  
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魯祖面壁因郡守受

場八

十七

代歸師出送接話次守問和尚遠出山門將  
甚麼物來師曰無盡之寶呈獻守無對後有  
人進語曰便請師曰太守尊嚴問千途路絕  
語思不通時如何師曰猶是塔下漢曰如何  
是塔上漢師曰龍樓不舉手乃曰作麼生是  
尊貴底人試道看莫祇向長連牀上坐地見  
他人不肯忽被明眼人拶著便向鐵圍山裏  
藏身若到廣利門下須道得第一句即開一  
線道與兄弟商量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將謂  
是異國舶主元來是此土商人

泉州廬山小谿院行傳禪師青原周氏子僧  
問久嚮廬山石門爲甚麼入不得師曰鈍漢  
僧曰忽遇猛利者還許也無師曰喫茶去  
益州布水巖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一回思著一傷心問寶劍未磨時如何師曰

用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觸不得

蜀川西禪和尚僧問佛是摩耶降生未審和尚是誰家子師曰水上卓紅旗問三十六路阿那一路最妙師曰不出第一手曰忽遇出時如何師曰春著地也不難

韶州華嚴和尚僧問既是華嚴還將得華來麼師曰孤峰頂上千枝秀一句當機對聖明僧錄問法身無相不可言宣皇帝詔師將何接引師曰金鐘迴出雲中響萬里歸朝賀聖君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驚天動地曰還當也無師曰靈機永布千家月祇這如今萬世傳

雲居膺禪師法嗣

洪州鳳棲山同安丕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咩咩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今日大

陽八

十八

有人從建昌來問一見便休去時如何師曰是也更來這裏作麼問如何是點額魚師曰不透波瀾曰慚耻時如何師曰終不仰面曰恁麼則不變其身也師曰是也青雲事作麼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金果朝來猿摘去玉花晚後鳳銜歸問無情還解說法也無師曰玉犬夜行不知天曉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要踢要拳問纔有言詮盡落今時不落言詮請師直說師曰木人解語非干舌石女拋梭豈亂絲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此理如何師曰孤峰迴秀不挂煙蘿片月行空白雲自在新到叅師問甚處來曰湖南師曰還知同安這裏風雲體道

花檻璇璣麼曰知師曰非公境界僧便喝師曰短販樵人徒誇書劔僧擬進語師曰劔甲未施賊身已露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藕絲繫大象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鐵鎖鎖石牛問不傷王道如何師曰喫粥喫飯曰莫便是等八不傷王道也無師曰遷流左降問玉印開時何人受信師曰不是恁麼人曰親宮事如何師曰道甚麼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闍黎在甚麼處出家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面前佛殿問片玉無瑕請師不觸師曰落汝後問玉印開時何人受信師曰不是小小問迷頭認影如何止師曰告阿誰曰如何即是師曰從人覓即轉遠也曰不從人覓時如何師曰頭在甚麼處問如何是同安一隻箭師曰腦後看曰腦後事如何師曰過也問亡僧衣衆

人唱祖師衣甚麼人唱師曰打問將來不相似不將來時如何師曰甚麼處著問未有這箇時作麼生行履師曰尋常又作麼生曰恁麼則不改舊時人也師曰作何行履問如何是異類中人師曰露地藏白牛雜日月師看經次見僧來叅遂以衣袖蓋却頭僧近前作弔慰勢師放下衣袖提起經曰會麼僧却以衣袖蓋頭師曰蒼天蒼天廬山歸宗寺懷惲禪師僧問無佛無衆生時如何師曰甚麼人如此問水清魚現時如何師曰把一箇來僧無對同安代云動即失問如何是五老峰師曰突兀地問截水停輪時如何師曰磨不轉曰如何是磨不轉師曰不停輪問如何是塵中弟子師曰灰頭土面同安代云不拂拭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曰正恁麼曰如何

是迦葉不聞聞師曰不附物問不佛不衆生時如何師曰是甚麼人如此問學人不到處請師說師曰汝不到甚麼處來

池州嵇山章禪師在投子作柴頭投子同喫茶次謂師曰森羅萬象總在裏許師潑却茶

曰森羅萬象在甚麼處子子曰可惜一椀茶師

後謁雪峰峰問莫是章柴頭麼師乃作輪椎勢峰肯之

南康軍雲居懷岳禪師僧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不鑒照曰忽遇四方八面來時作麼生

師曰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曰大好不鑒照師便打問如何是一丸療萬病底藥師曰汝患甚麼問如何是本來瑞草師曰好手拈不出

曰如何是無根樹師曰處處著不得  
杭州佛日本空禪師初遊天台山嘗曰如有

人奪得我機者即吾師矣尋謁雲居作禮問曰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居曰卸却業身來與子相見師曰業身已卸居曰珠在甚麼處師無對同安代云回頭即沒交涉遂投誠入室時始年十三後四年叅夾山纔入門見維那那曰此間不

著後生師曰某甲不求挂搭暫來禮謁和尚

維那白夾山山許相見師未陞塔山便問甚處來師曰雲居來曰即今在甚麼處師曰在

夾山頂顛上山曰老僧行年在坎五鬼臨身師擬上塔山曰三道寶塔從何而上師曰三

道寶塔曲爲今時向上一路請師直指山便

揖師乃上塔禮拜山問闍黎與甚麼人同行師曰木上座山曰何不來相看老僧師曰和

尚看他有分山曰在甚麼處師曰在堂中山便同師下到堂中師遂取拄杖擲在山面前山

曰莫從天台得否師曰非五嶽之所生山曰  
莫從須彌得否師曰月宮亦不逢山曰恁麼  
則從人得也師曰自己尚是冤家從人得堪  
作甚麼山曰冷灰裏有一粒豆爆乃喚維那  
明窓下安排著師曰未審明窓還解語也無  
山曰待明窓解語即向汝道夾山來日上堂  
問昨日新到在甚麼處師出應喏山曰予未  
到雲居已前在甚麼處師曰天台國清山曰  
吾聞天台有潺潺之瀑淥淥之波謝子遠來  
此意如何師曰久居巖谷不挂松蘿山曰此  
猶是春意秋意作麼生師良久山曰看君祇  
是撐船漢終歸不是弄潮人來日普請維那  
令師送茶師曰某甲爲佛法來不爲送茶來  
那曰奉和尚處分師曰和尚尊命即得乃將  
茶去作務處搖茶甌作聲山回顧師曰驢茶

三五盃意在鑽頭邊山曰瓶有傾茶勢籃中  
幾箇甌師曰瓶有傾茶勢籃中無一甌便行  
茶時衆皆舉目師曰大衆鶴望請師一言山  
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師曰  
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山曰大衆有人也  
歸去來歸去來遂住普請歸院衆皆仰嘆師  
終于佛日卯塔存焉  
蘇州永光院真禪師上堂言鋒若差鄉關萬  
里直須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  
不得非常之旨人焉度哉問道無橫徑立者  
皆危如何得不被橫徑所侵去師以杖拄僧  
口僧曰此猶是橫徑師曰合取口問如何是  
常在底人師曰來往不易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鐵山夜鎖千家月金烏常照不當  
門

廬山歸宗澹權禪師僧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失却威音王曰鳴後如何師曰三界平沉問盡身供養時如何師曰將甚麼來曰所不惜師曰供養甚麼人僧無語問學人爲佛法來如何是佛法師曰正空閑曰便請商量師曰周匝有餘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曰三三兩兩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爭能肯得人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長安路上廁坑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三枷五棒問通徹底人如何語道師曰汝祇今作麼生曰任性隨流師曰不隨流爭得息

蕪州廣濟禪師僧問疋馬單槍時如何師曰頭落也問如何是方外之譚師曰汝道甚麼問如何是廣濟水師曰飲者絕饑渴曰恁麼

爲八

三三

則學人不虛到也師曰情知你受人安排問遠來投乞師指示師曰有口祇解喫飯問溫伯雪與仲尼相見時如何師曰此間無恁麼人問不識不見請師道出師曰不昧曰不昧時作麼生師曰汝喚作甚麼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焰裏牡丹花問如何是無心道人師曰丹霞放火燒

潭州水西南臺和尚僧問如何是此間一滴水師曰入口即抉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靴頭線綻問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不因闍黎問老僧亦不知

歙州朱谿謙禪師詔國師到叅次聞犬咬靈鼠聲國師便問是甚麼聲師曰犬咬靈鼠聲國師曰既是靈鼠爲甚麼却被犬咬師曰咬殺也國師曰好箇犬師便打國師曰莫打某

甲話在師休去因造佛殿畢一僧同看師曰此殿著得甚麼佛曰著即不無有人不肯師曰我不問那箇人曰恁麼則某甲亦未曾祇對和尚

揚州豐化和尚僧問上無片瓦下無卓錫時如何師曰莫飄露麼問不具得失時如何師曰道甚麼

南康軍雲居道簡禪師范陽人也久入先雲居之室密受真印而分掌寺務典司樵爨以臘高堂中爲第一座屬先雲居將順寂主事請問誰堪繼嗣居曰堂中簡主事雖承言而意不在師謂令揀擇可當說法者僉曰第二座可然且備禮先請第一座若謙讓即堅請第二座師既密承授記略不辭免即自持道具入方丈攝衆演法主事等不愜素志罔循

編八

三十四

規式師察其情乃潛奔去其夜安樂樹神號泣詰旦主事大衆奔至麥莊悔過哀請歸院衆聞空中連聲唱曰和尚來也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隨處得自在問維摩豈不是金粟如來師曰是曰爲甚麼却在釋迦會下聽法師曰他不擔人我問橫身蓋覆時如何師曰還蓋覆得麼問蛇子爲甚麼吞却蛇師曰在裏不傷問諸聖道不得處和尚還道得麼師曰汝道甚麼處諸聖道不得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逢爲甚麼闍黎偏逢問孤峰獨宿時如何師曰閑却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汝孤峰獨宿師後無疾而寂塔于本山

洪州大善慧海禪師僧問不坐青山頂時如何師曰且道是甚麼人問如何是解作客底

人師曰不占上問靈泉忽逢時如何師曰從甚麼處來問如何道即不違於師師曰莫惜口曰道後如何師曰道甚麼問如何道得相親去師曰快道曰恁麼則不道也師曰用口作甚麼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三界平沉

第八

三五

鼎州德山和尚僧問路逢達道人<sup>三五</sup>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祇恁麼僧良久師曰汝更問僧再問師乃喝出

南嶽南臺和尚僧問直上融峰時如何師曰見麼

南康軍雲居昌禪師僧問相逢不相識時如何師曰既相逢爲甚麼不相識問紅爐猛焰時如何師曰裏頭是甚麼問不受商量時如何師曰來作甚麼曰來亦不商量師曰空來何益問方丈面容身時如何師曰汝身大小

晉州大梵和尚僧問如何是學人願望處師曰井底架高樓曰恁麼則超然去也師曰何不擺手

新羅國雲住和尚僧問諸佛道不得甚麼人道得師曰老僧道得曰諸佛道不得和尚作麼生道師曰諸佛是我弟子曰請和尚道師曰不是對君王好與二十棒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夜半石牛吼曰來後如何師曰特地使人愁問既是普眼爲甚不見普賢師曰祇爲貪程太速

冷珏和尚僧問學人不負師機還免披毛帶角也無師曰闍黎何得對面不相識曰恁麼則吞盡百川水方明一點心師曰雖脫毛衣猶披鱗甲曰好來和尚具大慈悲師曰盡力道也出老僧格不得

音釋

駁 與駁 綈 抽遲切音  
白 與夷 綈 細葛也 綈 乞逆切音  
海舟曰船 冷 郎丁切音 船 薄陌切音  
靈陂也

馬八

王天